

豪富世家

〔法〕莫里斯·德吕翁 著 冯百才 译

华夏出版社



HAOFUSHIJIA

豪富世家

【主編】 羅志華 · 鄧世華 · 曾 · 何國材 · 曾

香港出版

HAOFUSHIJI

豪 富 世 家

〔法〕莫里斯·德吕翁 著

冯百才 译
管震湖 校

华 夏 出 版 社

1989年·北京

MAURICE DRUON
Les Grandes Familles
LE LIVRE DE POCHE, 1969, PARIS

豪 富 世 家
〔法〕莫里斯·德吕翁 著
冯百才 译
管震湖 校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南里)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243 千字
1989年9月北京第1版 198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500 册

ISBN7-80053-601-7/I·165

定价: 4.90 元

译者的话

莫里斯·德吕翁，当代法国小说家、戏剧家，于1918年出生于巴黎。早年就读于巴黎的法学院和政治科学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他先从军于索缪尔骑兵学校，后离开法国去伦敦参加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兰西武装部队，曾担任抵抗运动电台的战地特派记者。

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军旅》、《亚历山大大帝》、《生存的乐趣》，三部连环小说《人类的结局》，七卷大仲马式的连续历史小说《该死的国王》，传记《大仲马》，悲剧《梅加蕾》，喜剧《旅客》，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与另一位作家共同创作了著名的《游击队员之歌》。

1966年，他的全部作品获摩纳哥文学大奖。同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73—1974年间，他担任法国文化部部长。

《豪富世家》是长篇连环小说《人类的结局》的第一部，是莫里斯·德吕翁的成名之作。小说荣获1948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这是法国最重要的文学奖。这部小说发表以后，立即引起轰动，被译成多种文字，并改编成电影，获得巨大的成功。因此，这部小说被文艺评论界誉为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式的作品，是法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小说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巴黎为背景，展示了一幅动荡和变革中的法国社会的画面。小说以豪富舒德勒尔家

族的兴盛和败落为主线，反映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和丑恶。作者着意刻画了上流社会当权阶层的面目。主要人物诺埃耳·舒德勒尔，雄心勃勃，贪得无厌，心狠手辣。他容不得任何违背他的意愿的人，对仇人，非置于死地不可。他家资巨万，掌握银行、报纸和几家大公司，像一架无情的机器，把“一个鸿猷待展、生气勃勃的年轻人葬死在里边”，这个年轻人就是他的亲生儿子。小说中登场的有善于投机钻营、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教员飞黄腾达起来的政治掮客，有道貌岸然、几次玩弄女性的名医，有放荡无羁、挖空心思玩弄权术骗取巨额钱财的女戏子，有号称“赌场和夜总会之王”、最后落得身败名裂、死在疯人院的花花太岁，等等。这些金融大亨、饕餮之徒、投机分子、伪君子、娼妓、赌棍，为了各自的利益，或沆瀣一气，互相利用；或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作者笔下的社会充满着伪善、欺诈、倾轧、贪婪、自私自利、寡廉鲜耻。一边是极端的穷困，另一边是花天酒地，一掷千金。人与人相处的基准是金钱、私利和权势。

小说场景开阔，从家庭生活到政府更迭，从夜总会到交易所的投机买卖，描绘得都很生动。作者笔锋隽永辛辣。对人物的刻画很有深度。

毋庸讳言，小说中反映出作者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这部小说仍然不失为一部佳作。读了它，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法国社会，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痼疾产生的根源。

注解是译者加的。

冯百才

1987年11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幕	(1)
第一章 诗人之死	(10)
第二章 丧仪	(40)
第三章 伊莎贝尔的婚事	(86)
第四章 舒德勒尔家族	(155)
第五章 家族会议	(259)
第六章 风烛残年	(324)

序 幕

医院的产房。墙壁、木制桌椅、铁制产床上都涂着白漆。白漆反射着灯光，单调刺目。床头上方装着郁金香形壁灯，乳白色灯泡也闪着刺眼的光芒。借着灯光，可以看见产床和摇篮，六位探视者围着一位产妇，她躺在那里，面容憔悴，眨巴着眼。

“您说得天花乱坠，也改变不了我的观点。现在是两国交兵时期，这个事实总是改变不了的吧，”德·拉莫纳里侯爵说道，“我就坚决反对不在家里生孩子的时髦风尚！”

德·拉莫纳里是产妇的伯父，七十四岁。后脑勺上还剩下一圈短短的白发，直撅撅的，活像南美洲大鸚鵡的羽冠，头顶上光秃秃的。

他接着说：“我们的前辈女人这样兴师动众了吗？她们根本不需要这么多妇产科大夫和大批护士，也用不着五花八门、臭气熏天的药物，生出的孩子照样很健壮。她们顺其自然，两天工夫就恢复得满面红光了。可是你瞧瞧咱们的这个宝贝，脸色蜡黄蜡黄的！”

他伸出手臂，指向枕头那边，意欲征得家人的赞同。没想到突然咳嗽起来，布满皱纹、虚胖的脸顿时涨得通红，就连秃顶也微红了。他用劲往手帕里啐了一口，擦了擦胡髭。

产妇的母亲、大诗人的妻子——若望·德·拉莫纳里夫人坐在产床的右侧，耸了耸宽宽的肩膀。她虽已年过半百，身

上仍然套一件石榴红丝绒外衣，头戴一顶宽檐帽子。她依旧背朝兄长，以不容争辩的口气驳道：

“我亲爱的于尔班，话虽这么说，可你想想，要是嫂子那年及时送进医院，今天没准还活在你身边哩。这事，旁人谈论得可够多的了！”

“不对，并不是这么回事，”于尔班·德·拉莫纳里争辩着，“朱丽叶，你那时还太小，能知道些什么？可怜的玛蒂尔德即使送到你推崇的医院产床上也一样会丧生的；而她宁愿死在家里的床上，也不愿在人人都躺过的床上瞑目。我告诉你实情吧，我们这些基督教徒成家，千万别娶胥骨小如餐巾环的女人為妻。”

“你觉得当着后辈的面讲这种话得当吗？”站在病床另一边的舒德勒尔男爵夫人插话。她个头不高，头发灰白，肤色却仍然红润。

产妇的脑袋轻轻摆动了一下，嫣然一笑，低声说：“没关系，妈妈，这没什么。”

舒德勒尔男爵夫人和儿媳妇身材都不魁梧；她们常常这样一唱一和。

男爵夫人又说：“亲爱的雅各琳娜，我觉得你太美满了，两个孩子相差一岁半，不管别人说什么，总算是一件很中意的事。你咬紧牙关挺过来了，看看你的宝贝儿多漂亮！”

德·拉莫纳里侯爵嘴里喃喃咕咕，转向摇篮。摇篮四周已经立着三个男人，个个穿着深色衣服，领带上都别着镶珍珠的卡子。三个人中要属初生儿的爷爷——诺埃耳·舒德勒尔的年纪最小。他是法兰西银行的董事，是那位头发灰白、脸色红润的小个子妇人的丈夫。他身材高大，腹部、前胸、脸腮、眼

皮，浑身上下都沉甸甸的，整个身躯充满着自信心，看得出他热衷于金融界的厮杀。他蓄着浓黑的胡须，修剪得短短、尖尖的。

这个粗壮高大的六十岁老头对自己的父亲——老爷子齐格菲·舒德勒尔敬重备至。齐格菲是舒德勒尔银行的创始人。他在巴黎有一个外号，人称“历代帝国的男爵”。这个老头儿瘦削干瘪，脑壳上布满黑斑，颊髯呈奶油色，大鼻子上青筋暴起，眼圈四周湿漉漉的，紫癜累累。眼下，他坐在房间里最舒适的圈椅上，弓着背，叉开腿，不时叫过子女，附在耳朵上嘀咕几句。其实他的话别人都听得到。他说话仍然带着奥地利口音。

摇篮旁边的第三位也是爷爷辈的。他是婴儿的外祖父、蜚声文坛的诗人、法兰西学院院士若望·德·拉莫纳里。他比哥哥于尔班小两岁。哥俩儿容貌极其相似，只是弟弟要秀气些，脸色也黄一些。几绺长长的淡黄色头发勉强盖住秃顶，耷拉下来，绕在前额上。他拄着一根英国手杖。

他没有参与家人间的争论，只是凝神看着婴儿。婴儿像一只热乎乎的小幼虫，皮肤皱皱巴巴的，尚未睁开眼睛。襁褓里露出的那只脑袋只顶得上成人的半个拳头大小。

诗人说道：“神秘！司空见惯的一件事，却如此难以捉摸，可又是唯一与我们休戚相关的。”

他伤感地摇摇头，茶色单片眼镜滑落，被一根细丝带拽住。露出的左眼有些斜视。

他接着说：“要在以前，看到刚出世的婴儿，我是受不了的，总感到不舒服。一个没有视觉、没有思想的胚胎，小胳膊小腿的骨头还是胶质状的……到了某一天细胞又会停止生

长，又是依据什么样的神秘信号呢？到底什么原因使人会干枯呢？”

这番话仿佛是自行从口腔里掉落出来的。

“……人又怎么会成为我们今天这样？”他叹了一口气，又说，“我们到了垂暮之年，也没弄清个究竟，并不比这个孩子明白得多。”

“没有什么神秘的，只有上帝，没有别的，”于尔班·德拉莫纳里说，“人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唉，就跟老鹿一样，长出的角一年少似一年。”

诺埃耳·舒德勒尔伸出粗壮的食指放在婴儿的小手里。

与此同时，浆得挺直的高领上托着的头都低了下来。他们观看着小手指在祖父食指周围抓搔着，薄嫩的皮肤就像桔子瓣的膜。

“真了不起，”诺埃耳·舒德勒尔说，“他已经很有力气了！”

四个男人俯向这个不解之谜，俯向他们的血液、已逝的雄心壮志和遥远的爱情所凝聚起来的产物，俯向这颗尚待怒放的胚芽。

四个男人好似圆穹，圆穹下婴儿全身红扑扑的，轻轻地哼起来。

“不管怎么说，这孩子将享有世上一切荣华富贵，只要他善于使用就成了，”诺埃耳·舒德勒尔直起身来说着。

这个巨人熟稔物质财富的价值，他盘算着孩子能拥有的一切——今天集中在摇篮里的全部财产日后将汇集于他一身：一家银行、几爿糖厂、一家重要的报纸、神圣帝国的一个爵位、一位诗人的世界声誉和版税、老于尔班的一座古堡和一片土地，还有其它一些零星财产，以及在贵族圈子里，在金融界、

政界、文学界预先安排好了的地位……

齐格菲·舒德勒尔拉了拉儿子的衣袖，打断了他的沉思，粗声粗气地耳语道：

“给他起个什么名字？”

“随他的祖父、外祖父，就叫若望-诺埃耳吧。”

魁伟的诺埃耳再一次向巴黎最富有的婴儿投去冷漠的一瞥，又豪迈地重复了一遍：

“若望-诺埃耳·舒德勒尔……”

从市内远处传来了一声警报，探视者一齐挺起脑袋。老爷子还低着头，近处拉第二次警报时，他才听见。

时值 1916 年初。夜间，齐柏林飞艇^① 不时飞临法国首都上空。飞艇一飞近，巴黎市里就拉响警报，全城顿时一片漆黑。千百万只窗户被遮掩起来。德国的大飞艇缓缓飞过黑魃魃的城市上空，扔下几枚炸弹后就飞走了。炸弹有时碰巧落到繁华的居民区。

“昨天夜里，沃吉拉尔的一幢楼被炸了。听说炸死四个人，其中有三个女的，”若望·德·拉莫纳里打破沉寂讲道。

房间的气氛似乎不同了。过了几秒钟，只听见一辆马车在附近一条大马路上驶过，此外，没有别的动静。

齐格菲向儿子打了个手势，儿子帮他穿上皮外衣。老爷子又坐下来等着。

舒德勒尔男爵夫人为了找话题，说道：

“他们的一枚可怕的炸弹落在电车轨道上，车轨给炸飞

① 因制造人齐柏林伯爵(Zeppelin)而得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军常用这种飞艇轰炸伦敦和巴黎。

了，落下来砸死了一个倒霉的过路人。”

诺埃尔·舒德勒尔伫立着，紧蹙眉头。

医院所在地段的警报也吼叫起来。德·拉莫纳里夫人用食指塞住耳朵，保持着得体的姿态，一直到警报拉完。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随后是几道门响。护士进来了。

女护士高高的个子，已经上了岁数，皮肤干枯，举止像个男人。

她点着了床头柜上的硬脂精小油灯，把窗帘遮严实，关了床头上的电灯。

病房里顿时光线暗下来，产妇对面的墙上映照出探视者奇形怪状的影子。

“诸位愿意下楼的话，”护士说，“楼内就有防空掩蔽所。大夫还不准少夫人下楼，明天大概可以……”

她把婴儿从摇篮中抱起来，用被子裹上。

“这一层楼会不会只剩下我一个人？”产妇有气无力地问。

护士没有理会她的问题，却说：

“这您甭管！您安静地躺着，要听话。”

“我要把孩子留在身边，放在这儿。”产妇在不靠窗户的那一边，自己的腰侧腾出一点儿地方。

护士只“嗤……嗤……”几声，便抱着孩子出去了。

在门扉的来回摆动中，借着室外走廊上暗淡的灯光，产妇隐隐约约看见，同一层楼的其他病人蜷缩着坐在小车上，被推过去了。又过了几秒钟。

“诺埃尔，我看你最好下楼去，你的心脏不好，”舒德勒尔男爵夫人说。她压低声音，故作镇静。

“噢！我么，不要紧，”诺埃尔·舒德勒尔回答，“主要得照

应我父亲。”

老齐格菲毫不推让，站起身等别人陪他下楼。他早等急了。

“诺埃耳很讨厌空袭时呆在楼里，”男爵夫人对德·拉莫纳里夫人说，“这样，他心脏病会发作的。”

德·拉莫纳里一家人轻蔑地看着舒德勒尔一家惶恐不安的样子。害怕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毫不掩饰地表现得惊慌失措则是不可原谅的。

德·拉莫纳里夫人从皮包里掏出一只圆形小怀表。

“若望，我们该走了，不然，去看歌剧会误场的。”她说这句话时，突出“歌剧”两个字，试图显示一下，即使齐柏林飞艇来空袭也打乱不了他们每晚安排的娱乐活动。

“是的，朱丽叶，你说得对，”诗人回答。

他扣上大衣的纽扣，吸了一口气，好像是在壮胆。随后，他若无其事地说：

“我还得去游乐场一趟。我先把您送到歌剧院，等第二幕再来找您。”

“没关系，朋友，没关系，”德·拉莫纳里夫人异常尖酸刻薄地说，“由您兄长陪伴我就行了。”

她俯下身子，看看女儿。

“妈妈，谢谢您来看我，”产妇心不在焉地说了一句，额头被吻了一下。

舒德勒尔男爵夫人也凑上前去告辞，产妇的手很用力地握着她的手迟迟不松开。她踟蹰片刻，转而一想：“无论如何，她只不过是我的儿媳妇，连她的亲生母亲都溜了……”

雅各琳娜松开手。

“那个威廉二世^①简直是野蛮人，”男爵夫人这样说着，以掩饰自己的尴尬内心。

探视者们急匆匆地向室外奔去，有的担惊受怕，有的要去看戏，有的则去赶赴几乎公开的秘密约会。女士们在前，摸摸帽子上的别针是否别牢了；先生们随后，按年龄长幼依次出门。之后，门关上了，又是一片宁静。

产妇看看空空荡荡的白色摇篮，又看看摆在床头柜上油灯照射下的一位昂头挺胸的青年龙骑兵军官的正面照片。镜框的一角上镶着这位军官的另一张小一些的照片，穿着厚厚的山羊皮大衣，两只靴子插在烂泥里。

“弗朗索瓦……”产妇低声念叨着，“弗朗索瓦……愿上帝保佑弗朗索瓦在外平安无事。”

在昏暗的灯光下，她极力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她只听见自己微弱的呼吸声。

忽然，她听见空中一阵阵马达轰鸣，接着传来连成一片的沉闷的爆炸声。窗户被震动了。而后又是马达轰鸣，愈来愈近了。

雅各琳娜两手揪住毛毯的角，攥紧拳头，拉过毛毯捂住了嘴。

门开了，于尔班·德·拉莫纳里长着一圈白发的脑袋探进来。墙上映出他干瘦的影子，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老头蹑手蹑脚地走过来，坐在床边几分钟前弟媳刚坐过的椅子上，说了一句：

① 威廉二世(1859年—1941年)普鲁士国王，德国皇帝，1888年—1918年在位。

“上歌剧院，我从未有这个雅兴。我守在你身边不也一样么……话又说回来，怎么出鬼点子到这种地方来生孩子呢？”

齐柏林飞艇越飞越近，就要飞越医院的上空了。

第一章 诗人之死

干燥，寒冷。12月的夜空，黑洞洞的，镶满星斗。巴黎向着这天穹，喷射出无数的光环。千百万只电灯，数十万盏煤油路灯，橱窗里面一排排的照明灯，屋顶上萦绕盘旋的灯光招牌，大马路上串又一串汽车灯，剧场的门廊，贫寒的天窗，会议迟迟不能收场的议会大厅的窗户，艺术家的工作室，工厂明亮的玻璃窗，更夫的细蜡烛灯笼，池水中、柱石上、大镜子里、戒指上和洁白衬胸上的反光……五花八门的灯光、炉火、射线，在首都上空交汇融集成光彩夺目的穹隆。

大战结束已经两年。位处地球中央的巴黎重新恢复了生机。到了1920年年底，生意空前兴隆，思想空前活跃；金钱、奢侈品、艺术创作、书籍、稀世珍馐、美酒佳酿、华丽的词藻、入时的装饰、想入非非的梦幻，都从未这样广泛散播。塞纳河左岸^①的咖啡馆里，麇集着全世界的空论家，簇拥其左右的是灵感大发的无所事事者以及唯美主义者、不断革命论者、即兴造

① 塞纳河自东向西流入巴黎，左岸即南岸。左岸，特别是拉丁区周围，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